



狩 獵

周天
ZHOU
TIAN

拉拉·著
汕頭大學出版社

周天
ZHOU
TIAN



汕頭大學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周天·狩偃 / 拉拉著. — 汕头: 汕头大学出版社,
2008.2
ISBN 978-7-81120-259-5

I. 周… II. 拉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019018 号

周天·狩偃

作 者: 拉 拉

责任编辑: 胡开祥 王其进 ·

插画设计: 王 浣 黑月乱

封面设计: 王 勇 门乃婷

出版发行: 汕头大学出版社

广东省汕头市汕头大学内

经 销: 四川新华文轩连锁股份有限公司

印 刷: 四川嘉华印业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mm × 1092mm 1/16

版 次: 2008 年 3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24.00 元

ISBN 978-7-81120-259-5

责任技编: 姚健燕

美术编辑: 叶 茂

邮 编: 515063

电 话: 0754-2903126

印 张: 16

字 数: 248 千字

发行/广州发行中心 通讯地址/广州市越秀区水荫路 56 号大院 3 栋 9A 邮编: 510075

电话/020-22232999

版权所有, 翻版必究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承印厂联系退换



导读

周天:周天世界是指包含了太古、远古、神仙战争以及夏商周三代历史,横跨中原与边塞、大漠与江南,上下穿越神、仙、凡、黄泉、深渊魔域五界的巨大世界。五大世界同属于由盘古开创的“混沌世界”,而混沌,则是这个世界的本源。故事,就从争夺“混沌”开始。

巫族:巫族是伏羲与女娲的直裔后代,居于昆仑,人身蛇尾,天生具有念力。巫人在凡界享有崇高的地位,他们高傲而保守,极重礼仪,喜好安稳平静的生活。身为正神后裔,他们将天下的稳定视为己任,但一向避免直接参与争斗,而是通过政治手段,平衡和协调凡界各方力量,以保持他们的超然地位和凡界的安定。

妖族:妖族本为东皇太一直属的五行神军,后成为散居于凡界的、不受任何神明约束的种族。纯血统的妖族人身材颀长,姿容端丽,寿命一般在800岁以上。妖族人生下来便拥有能操控五大元素的能力,他们全身布满奇特的纹样,称为“源”,当他们使用法术时,相应的源会发亮。妖族人性情奔放,不喜受约束。

云中族:一个神秘的种族,外表与人族基本相同,但居住在浮空岛。他们用自己制造的,名为“云槎”的飞行工具在浮空岛间往来。云中族的存在和发展,都仿佛是为了战争。他们人数虽少,但头脑聪慧,四肢强韧,还拥有非凡的机关之术,善于制造赤金战斗具,用以战斗。每次周天之气流转轮回,带动浮空城下降时,他们都会趁机向地面开战。

姬满:周天子姬满的孪生弟弟,执政大周,一改礼仪天下的国策,以武制武,讨伐四方,搅动天下风云。

伯将:齐国年轻贵族,性子散漫,然天降大任,终走上逆天之路。

鸦越香:妖族五行使纱素罗之女,神秘组织司衡的重要人物。

結合山麓



• 荡意储

姑麓山合战

穆王十二年 春 三月十三

天幕沉重。一轮圆月横躺在愁云缭绕的空中，不时被吞没，显现，再被吞没，留下一缕清光在云层中跳跃。不久之后，连这一点光亮也消失了。

乌伯纯向空气中无声地透出一口气，看着那白雾蒸腾向上，须臾不见。夜露严寒，他紧了紧头冠的带子，将露出赤金甲外的布领口用力掖紧。他的坐骑打了个响鼻，不安地踱步。

周围四下不时传来细碎丁当声。八百名和他一模一样装束的骑士已经在这深林中等待了数个时辰。再过几个时辰，太阳便要升起，驱散夜色，把笼罩在他们身上的伪装撕去。

他不会让这件事情发生，乌伯纯暗想，如果需要，他不会让明天的太阳升起。

跨下的马匹忽然躁动起来，低低地打着响鼻后退，乌伯纯赶紧拉紧缰绳，俯下身去安慰他的坐骑。林子中所有的马都躁动不安，宿鸟惊恐地飞起，嘶鸣着在低空盘旋。

所有的骑士不约而同地从马上立起，拔出剑，准备向他们的统帅致意。但是现在还看不到他——从骑士所处的位置看过去，只能看见浓密的白雾从熊岩顶上缓缓地灌入姑麓山的茫茫林海。

拂晓寅末三刻 津河口·齐军大营

那山黑沉沉地屹立在凌晨前的夜色中。

天空中星芒闪烁，斗柄流转，无数星星从乌柏岭的山头落下，又有无数星星从熊岩的顶上升起。星光投射在徐原冷清的大地上，树林、灌木、草丛都沉沉睡去，夜泉无声地掠过大地，不知名的鸟在林子里凄惨地哭号，津河水仿佛在梦中

汨汨流淌。

伯将睁开眼，抹了一把脸，觉得手心比脸还要凉，自己躺在门楼上，快要冻僵了；离天亮还有一会儿，但是在这硬邦邦的木楼上也实在睡不着了，索性站起来。他趴在木制女墙上向下望了望——站在营门四围的士兵却仍是一动不动，偶尔只听见一两声衣甲清脆的撞击和松木火把迸溅的声音。

遵照中行元帅高国仲的命令，从前日开始，昼夜两班当值的军士增加一倍，陪同当值的官佐增加三倍，几乎所有旅贲都只能三天睡一晚上，情势看上去十分紧迫。伯将却在夜里偷偷地打瞌睡。在他看来，一切都如同眼前的徐原一样平静，甚至可说是宁静。

战争似乎仍然离他很远。作为统领山东十二诸侯国、大周朝实际上的诸侯领班——齐国，其在封邦建国以来参加的所有战争都是在远离本土的异国他乡进行；以巨大的诸侯盟军，镇压蕞尔小国，战争变成了游戏、示威和像伯将这样的年轻人炫耀进阶的资本。打完这场仗，伯将就满二十岁了，将要正式继承父亲的官爵，成为齐国八卿之一。下一场战争，他就将成为行司马，统率一师，不再只是如今这样的小小旅贲。

他哈了一口气，看着白色雾汽慢慢消失。徐原的春天，又冷又干，十分的难熬——家乡这阵子，已经在为下海做准备了。父亲极力推荐自己来参加高国仲的军队，原以为高国仲与父亲关系非同寻常，自然是要关照的，谁知到了徐国前线，自己与其他下层出身的旅贲一样，干最苦的差事，值班巡哨，累得半死。高国仲前夜还发出命令，天明时便将自己与其他四名旅贲统统升为元尉，名义上是升了，其实是为着发配到更艰苦的左右两军去当差做准备。伯将一肚皮的不舒服，巡夜时偷偷睡觉，也算是小小地发泄一下。

他呆呆地看了一会儿那山，觉得压抑得慌。家乡的山也高，却挺拔开阔，从没有这么昏暗险恶。他心里哼了一声。也许只有徐国才有这样的山吧。什么样的国，就有什么样的山水，也出什么样的人，哼，难怪呢！

自十三年前昭王南征荆楚，死于汉水，尸骨无存以来，大周朝近百年的太平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。朝廷与北戎各部落连续三十年的争战，在昭王死后达到顶

峰，自穆王三年起，至十一年止，沿北冥海展开的六次合战，动员了大周倾国之力，并且得到昆仑山、汨罗城的鼎力支撑，总算大略堪平，然而算算出入帐，也只勉强算得上惨胜。

前头气还没出顺溜，屁股后面狼烟又起。徐国，先商朝时东夷嬴姓之国，国朝初期，因为参与“三监”叛乱而被先周公旦迁徙于淇水以北。然而其新君徐偃自穆王元年即位以来，即叛王不尊，停贡不臣，乘着朝廷连续十年对北戎用兵，及与云中族在北冥对垒，大陈军备，国内空虚之机，连续蚕食了附近十六个异姓小国和六个姬姓国家，本来位仅叙子爵，却在一夜间扩大为侯国版图。

穆王八年、九年，朝廷连续两年益封徐子为伯、侯，实在是腾不出手来收拾，不得不怀柔罢了。哪晓得徐偃乘着王室退让，变本加厉，从穆王五年开始，就大规模营造宫室、城墙，规模远远超过诸侯的规制。穆王十年，徐国造车五千乘，建六师，无臣之心昭然天下。王室因北境战事紧急，只派了使臣严厉叱责。徐偃深知王室空虚，故意礼遇使臣，并遣使献上贡物；使臣前脚刚走，后面徐堰就关上徐都大门，接受十六国朝贺，南面称王。

此事震动天下，终于闹到不可收拾。穆王十一年春，周天之气流转，推动北冥琨城再次上升，回到上层天界。一直受云中族控制的北戎遁至极北之地，北方战事刹那间消弭无形，朝廷总算腾出手来。

十一年七月，穆王下诏令徐堰毁弃城墙，称臣纳贡，徐堰斩杀使臣。王即以召公为将，率领郟、卫、邹三国军队，进攻徐国属国。至十二年正月，王亲拜执政周公为统帅，调集周国六军，以师氏为首，并齐军及山东十二国联军，总共一万三千乘兵车、十八万八千马步兵卒，征讨徐国。

此次出征规模前所未见，甚至超过国朝初期对羌、狄及云中族的全面战争，天下大震。昆仑山、汨罗城以随师征讨为名，在军中安插了大批使节、术士，严密监控战事发展。

一月十七日，征徐大军从成周出发，十日后渡过淇水，二月一日，十万大军如入无人之境般开进徐国。进据徐国的第七日，王军的主力部队就与徐国军队正面接触。和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，由徐国副大将杜宇率领的徐军并非浪得虚名，面对

数万大军丝毫不落下风，双方在鹿原夏泉关恶战十余日，直到充任左右军的齐军和山东十二国联军先后赶到，前后夹击，徐军才被迫退出夏泉关，退保徐原雒水关。二月二十八日，从晨到昏，六万大军轮番攻打，终于迫使徐军撤至徐原东侧的姑麓山上。

传说姑麓山是座神山，从中原往升仙界的仙人都要经过姑麓山的云雾丛林，才能抵达昆仑之墟的南天门。这山也是挡在征徐大军面前的最后屏障，翻过姑麓山，徐国的堰都城就在眼前了。杜宇撤退到山上的第二天，徐国发举国之力，男子八岁至六十四岁全部征召入伍，由司城荡意储亲自率领，增援姑麓山的防御。

荡意储是徐国大将，关于他的传说广及大周的每一个角落。穆王元年，为纪念先王扩土攘夷，在宗周镐京举行大傀礼，年仅十四岁的荡意储代表徐国出阵，勇夺诸侯国六艺第一，名动天下。徐偃在数年间称霸北疆，荡意储受封司城之职，为其东征西讨，居功至伟，深得徐国军民爱戴。增援前线不过三五日，他便沿姑麓山修建了三十七处营寨，看样子打算死守不退，要在这里与王军决一高下。

王军其实是可以绕过去的。姑麓山左侧流淌津河，右侧是矮小的章丘，无论从哪一边都可以轻易地突破徐军薄弱的防线，直抵徐都。但是，不知出于何种考虑，周公姬瞞却在姑麓山前停了下来。三月三日，稍事休整后的王军正式布阵姑麓山脚。王军、师氏占据入山道路前的牛犊岗，山东十二国联军居山北麓，准备攻击徐军侧翼，齐军居中，策应王军。按执政周公的部署，大军在姑麓山对峙徐军主力，召公另率一军在扫平徐国附庸后，从鲁荡原直入徐国，或进攻堰都，或进军荡意储的身后，进行战略合围——时间与形势都在王军一边。

司城荡意储显然也看穿了周公的计略，这是明摆着的事情，要想不被合围，除了撤回堰都城外，就只有寻求与王军决战一条路。奇怪的是，一连过了十天，召公已经打到了鲁荡原的边上，徐军却既不出战，也不后退，姑麓山上半点动静也没有，两万八千多的徐军仿佛睡着了一般——白天只看见山涛起伏，晚上连营火也不见一处——这么不合常理，必有所图，周公于是下令各国，昼夜提防，死守营寨。

夜特别长，但终有过去的时候。东方的天空刚刚还是漆黑一片，现在已缓缓地惨白地亮了起来。伯将在门楼上慢慢踱步，来回走动，几名坐着的军士见他走来，

忙不迭地站起行礼，伯将素不拘礼，一面打哈欠一面按他们坐下。一名十夫长屁股乍一碰着楼板，又一下撑起来，指着营门外，叫道：“元尉大人——您瞧！”

伯将回头一看，只见数里之外的津河河畔，不知何时亮起几盏灯来。他心下一紧，扑在女墙上看时，那些灯火晃晃悠悠，迅速变大，伴随着的是隐隐的马蹄声，但河边晨雾缭绕，一时也看不分明。

此刻，守门的军士都已惊醒。那马蹄声越来越响，伯将兀自支棱着，忽然想起自己当值营门，忙轻声唤道：“弓手——”

“大人请看！”那十夫长眼尖，一把拉住他的手，道，“是王军的旗帜！”

伯将定睛看去，却见两乘兵车从前面的树林中并驾而出，车身玄黑，各御四匹黑马，御者居左，站在车右的甲士黑甲红袍，一人高举一面大旗，赫然便是王室的龙旗与周公的蛙旗。车声隆隆，将晨雾都驱散了。后面又是一模一样两乘车驾。

整个树林，忽然被照得透亮，一束束的光从林中射出，整齐划一地向后甩去，仿佛无数根光的桨在划动。齐军中惊讶之声刚起，便见一艘中型浮空舟从林中缓缓飞出。浮空舟通体雪白，上下两层，一张紫色的风幡挂在船头，除此之外，没有任何标志。浮空舟之后，又是四驾一模一样的兵车护卫。

伯将在镐京见过不少浮空舟，没有悬挂旗帜的前所未见。那当先的两车已到门楼之下，其中一名甲士将手中王旗一举，朗声道：“我等奉执政殿下之命，护送巫如殿下前来齐营。尔等速速开门跪迎！”

听到来人如此呈报，众兵将倒也罢了，伯将却大吃一惊。他虽为小小元尉，但袭有伯爵之位，因此与高级官佐一样每日收到朝廷邸报。那巫如乃是巫族年轻一辈中杰出高手，与天下闻名的巫昊、巫劫等同为巫族预备长老，将来巫族长老的不二人选，身份地位与人间帝王相当，作为昆仑山派驻大周朝的最高使节，三十年前便驾临中原，连天子也要对其礼敬有加——只听说有巫族加入对徐讨伐战，谁曾想竟然是如此身份之人！

他顾不上走楼梯，从门楼上一跃而下，在泥地上连着踉跄几下，一迭声地喊：“快快快！快开门！”自己端正冠袍，在门前单膝跪下。众军士忙推开大门，跟着跪了一地。

当先四乘一声不吭，从容入门，车声辘辘，径直往中军大帐去了。接着便听见一种轻微的声音在头上响起，仿佛数百只蜜蜂一起振动翅膀，营前的地面仿佛到了正午时分一般反射着强光，唬得众人不敢抬头，死死地伏下身子。伯将爵位在身，却也不敢怠慢，低下头不敢逼视。那浮空舟离地数尺高，慢慢滑过，隐约听见里面有些模模糊糊的人声，似乎还有人轻叹——他心中没来由地怦怦跳动，待抬起头来，浮空舟已进入了二门。后面的四乘车也紧跟了进去。

齐军斥侯官卫离跟在最后。他是奉命在王军大营听调的，不知为何跟了回来。伯将与他极熟，但此刻见他一脸肃然，也不便打听，眼看着他紧跟在王军车骑后面，进了二门。

他怔怔地站了一会儿，便看见中军营内一阵骚动，一面绣着黑色狐狸的锦旗快速升上旗杆顶端。那是紧急召见旅贲以上官员的信号。

伯将回头吩咐众人：“仔细看护营门，有什么事情立刻奏报！”抓起自己的头盔，奔向中军营地。只须臾间，三十多名旅贲以上官佐便已齐聚在中军大帐门口，值夜班的一个个脸青面黑，刚起床的更是忙着整衣正冠，一一依职位分班列队。左行舆司马陶卢定、右行舆司马王子腾二人脸色凝重，见众人匆匆站定，对望一眼，同时一掀帐幕，带头走了进去。

进入大帐，眼前便是一亮。外面刚刚黎明，大帐内却点满火把灯烛，亮如白昼。朝廷夏官少司马、齐国上卿、中行元帅高国仲身着紫红色锦袍，面色阴沉地坐在帅位上。卫离怀抱一卷羊皮，站在他身后。诸将参拜完毕，各自落座。伯将爵秩虽高，但刚刚入伍，职务排在最低，只能坐在靠门的小几上。

明明是紧急军情，可是高国仲却坐在帅位上一言不发。在场的官佐大眼瞪小眼，在一阵压抑的沉默中，只见他举起左手招了招，似乎是在示意卫离发言。众人便又注目于卫离。

卫离脸现尴尬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道：“诸位……昨日亥时，周公殿下亲自主持军前会议，已经决定，自今日辰时开始，全面进攻妙峰坡，以一日为限，扫平司城荡意储所帅之徐逆顽敌。”

大帐中轰然一声。王军大营决定全面进攻妙峰坡，作为右军的齐军居然到了

凌晨时分才得知消息，而且仅仅是低级传令官的通报。众人不禁面面相觑。

卫离大约是料到会有如此反应，脸色微微发白，走到大帐中央，将抱着的羊皮卷展开，赫然便是姑麓山的山形图。图上密密麻麻布满标志，黑色的徐军营寨，布满整个妙峰坡，白色的是大周王军，依山下寨，连绵数十里。

卫离指着地图道：“诸位请看，这是重新绘制的形势图。昨日午时，召公殿下的前锋已经渡过漆水河，离姑麓后山只有不到六十里路。为防备司城荡意储察觉后撤，周公殿下命令，必须在今日上午展开总攻，拖住徐军主力。王军大司马师亚夫大将负责今日早上的攻击。诸位请看——辰时开始，王军十二个旅，师氏十一个旅，将以妙峰坡左侧鹤岗为目标，沿山脊左侧而上，采取越寨攻击战术，攻击徐军第一、三、五、七、九等营寨，与此同时，将以王军两个火龙炮旅和师氏六个发石车阵地，持续攻击妙峰坡山脊正中的龙脊大路，以阻止右路徐军增援，分隔徐军部队。战役目标是到午后三刻，占领鹤岗，姑麓山天险尽入我手，迫使司城荡意储后撤……如果那时候，召公之军能够按时到达姑麓山后山，将形成在峡谷中包围荡意储之势。如此，则为我军的全胜。”

“那么，”他的话音刚落，坐在首席的左行舆司马陶卢定便道，“中军发起进攻之时，咱们齐国大军和山东十二国联军，做什么？”

“十二国联军将从巳时一刻开始，从妙峰坡右侧向徐军第十二、十四、十六三个营寨发动佯攻，进一步阻止徐军左右相顾。我们……居中……待命。”卫离说到这里，吞了口水，便转头望向高国仲。

高国仲冷冷地扫视一遍诸将，道：“你们都听到了，王军的部署可谓算无遗策——还有什么意见没有？”

齐军众人你望望我，我望望你，脸上都是不可思议的神色。王军仰面强攻由司城荡意储率领的徐国主力，居然将强大的齐军放在一边观望，仅仅动用十二国联军那些又小又穷的军队作侧应——这也叫“算无遗策”？

沉默多时，右行舆司马王子腾开口道：“仰攻妙峰坡，以下击上，仅以不到八万军队攻击，且王军大部是车骑部队。将敌营一分为二，越寨攻击，其实只攻击了不到四分之一的营寨，不知如何进行？十二国联军以不到一万两千的兵力进攻右翼

司城荡意储的大营，如果司城荡意储不救杜宇，直接攻击十二国联军，把他们击溃，王军的侧翼便暴露无遗——请问又如何应对？”

“王军故意忽略我们齐军，不知道是什么意思？”左行舆司马陶卢定接口大声道，“打从我国封国以来，凡是征夷讨逆，咱们齐国哪次不是前锋主力？王军如果觉得不再需要咱们齐国，那还把我们千里征调到前线来做什么？简直……”说到这里，他一眼瞥见高国仲阴沉的脸色，咽了口口水，气哼哼地不再说话。

他要说什么，在座的都知道。自打出兵征讨徐国以来，号称天下第二强的齐军就坐上了冷板凳，连着两场大战均未沾边。打不了仗就无功可立，齐军官佐大多是国人出身，全靠军功提升爵位，早已深感不满。这下子，连可能与徐国的最后一战也捞不上了。陶卢定自己也是国人出身，靠军功升为齐左行舆司马，他这样一口气问出来，在场齐军官佐顿如炸了锅一般，气势汹汹地责怪王室“不公”，师氏“亡国后裔，跳梁争功”，大声嘲笑者有之，交头接耳者有之，高声抗议者有之。

高国仲早知道会如此。王室轻慢齐国，实在不是一天的事情了，其中内幕，他有知道的，也有不知道的，这口气他也忍了很久。但他身为二万二千齐军的统帅，不能没有立场。他深吸一口气，正要开口，却听见一人道：“列位大人可以放心，王军的确有必胜的把握。”

声音不大，在乱哄哄的大帐中显也显不出来，却偏偏人人都听得清清楚楚。渐渐的，大帐静了下来，人人都用惊讶的眼光看着那个坐在末席的小小元尉。

陶卢定盯着伯将足有半晌，问道：“伯将？你个小小元尉——你说什么？”

伯将本来颇后悔自己多嘴，但被陶卢定这么轻蔑地盯着——他的爵秩远在陶卢定之上，也实在忍不下这口气——站起来向高国仲一躬，道：“元帅，这是末将的一点粗浅见识。末将以为，王军此战战法凌厉，必告全功。”

“你讲。”

“是。”伯将沉吟一下，指着地图，道，“列位大人请看，这是徐军的阵列图形。徐军此次布阵，沿妙峰坡而下，结营连环三十七座，这条龙脊大道，将整个妙峰坡分为对等的两半，司城荡意储居最高处的熊岩，杜宇居鹤岗，正好把垂穆峡谷夹在中间——看似牢不可破，其实颇多破绽。”

“哦？”

“前天王军大营的作战会议已经讲明了，妙峰坡名为一坡，其实是两道坡，在这里——”他用手在妙峰坡前一划，道，“从正面看，很难看清楚，但这里其实是一条平沟，横亘整个妙峰坡，是鹤岗与熊岩前的一道岗。末将以为，这条沟与龙脊大道交汇之处，就是整个妙峰坡的杀劫所在。”

高国仲深喘了两口浊气，连连点头，道：“说说看！”

“是。”伯将用手在图上比划了一个十字，道，“诸位请看。这条沟与龙脊大道交汇成一个十字，左上为鹤岗，右上为熊岩，左下右下则是依龙脊大道分开布阵的徐军左右两军。龙脊大道是山脊，又高又宽，没有任何遮挡。在十字中心以下，王军的火龙炮和投石器可以将大道守得死死的，徐军很难翻过大道，将左右军阵连成一片。”

他在十字中心上点了点，望一眼周围专注的众人，道：“这里驻扎的是徐军左阵第九寨。我敢说，徐军的重点防御也在此处。诸位请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这四个营寨，离王军展开攻击的正面不到八里地，完全落于火龙炮与投石器的攻击范围之内，即使不用符灵弹，半个时辰之内也足够把它们打个稀巴烂。司城荡意储在坡正面布下这么多营寨，一是分散我们对第九寨的注意力，二是延缓进攻，使左右徐军能够在高于十字线以上的垂穆峡谷，完成换防和支援，巩固高地的防御。”

在众人死一般的沉默中，陶卢定咳嗽一声，道：“你说的……是徐军的势，或许有些道理。试问你又怎么认为王军这次稳操胜券？”

伯将看了看他，叹口气，道：“大人——王军已经看透了司城荡意储的布阵方略。为什么只攻击一、三、五、七这四座营寨，而跳过二、四、六三座营寨？诸位想想看，徐军了不起两万八千人，却遍布三十七座营寨——司城荡意储天下名将，绝不会把兵力平均分配——这些营寨中有虚有实，前面这些营寨，统统没有什么价值，更没有强有力的防御，根本不能对进攻造成多大阻碍。王军的目的很清楚，就是赶在中午到来之前，找几个寨子作为暂时的落脚点，以支持强攻第九寨，现在看来，只要火龙炮保持不间断的攻击，是可以做到的——徐军左右两翼根本就没有时间相互增援嘛！一旦占领第九寨，上可以攻击杜宇的鹤岗大营，下可以翻过龙脊夹攻

右方的徐军，妙峰坡的天险，其实就是敌我共有了。请诸位大人留意：仗打到这份上，也就没有什么劲头。司城荡意储不撤也得撤了，除非他能把全军葬送在这里。依末将看来，绝无此可能。”

高国仲惊讶地望着他——伯将的父亲是齐国八卿之首，他上一次见到这小子时，他还穿着开裆裤牙牙学语。原以为这愣头青人伍不过是想在继承卿位之前混点军功当底子，自己也一直把他当下级旅资使用，没放在心上——现在看来远不是这么回事。他随口说的这些分析、推断，自己倒也有所认识，但还没有宣之于口，就被这个貌不惊人的年轻人说了出来。甚或有自己都没想到的地方，经他的话一一印证，立时便豁然开朗。

心下强压着讶异，高国仲沉吟道：“各位可都听见了。伯将说的，也还颇切絮理——执政周公虽然年轻，但其人智略超群，师亚夫大将更是久经战阵，若说连他们也考虑不到这些，那便是笑话了。伯将，你退回班里去。”

伯将鞠躬称是，转身退回到大帐最末的角落里去。偏偏陶卢定抵死不服，大声道：“一个小小元尉，说话未免大气。司城荡意储是傻子？会坐着让人掀了他的营寨？王军强攻左路，右路交给联军——那些小国军队，能顶什么事？若被荡意储看出漏洞，一轮冲击就垮了，到时候王军侧翼失陷，再补救也就打乱了部署，能不能按时攻下第九寨，那就难说得很了。”

伯将已走回自己位次上坐下，闻言微微一笑，低声道：“荡意储不会进攻。”

“你说什么？”

“末将说——”伯将坐在位子上向陶卢定微一欠身，大声道，“末将以为，荡意储不会进攻。不管王军露出多大破绽，今日一定会攻克妙峰坡。”

陶卢定涨红了脸，强压怒火道：“说得倒轻巧——兵凶战危，岂是你一人说了算数的？”

“这是天下大势。”伯将道，“岂有以蕞尔小国以当天下者？岂有以区区两万疲敝之卒，而当十八万虎狼之师者？岂有以一山而挡十四国者？难道大人不觉得奇怪，司城荡意储起举国之兵，来防守这毫无天险可守、无回旋余地、无城池之固的姑麓山，难道还真的指望能挡住王军的步伐？这山前的十八万大军，加上召公殿

下的大军,前后夹击,石头也磨成粉了——司城荡意储天下名将,会明知故犯如此大错?”

陶卢定顿时语塞。这问题其实在座的官佐们大多谈论过,司城荡意储自蹈死路,这是人人都看得清楚的事,至于为什么,那就众说纷纭了。因传说徐君偃早已得了疯癫之症,便有说法,是疯了的徐君强迫荡意储出阵迎战;也有人说,这是司城荡意储主动迎战,以避畏战之嫌。这些说法原也说得过去,可这时候被伯将当场问出来,陶卢定倒犹豫了,觉得这些说法太过牵强简单,只怕说出来当场就要被驳翻。想了一下,陶定卢道:“也许司城荡意储受迫于形势,或者迫于压力——徐国破亡就在旦夕之间,他身为徐国上卿,难道不应该以死相争?”

伯将轻笑一声,道:“以形势而言,徐国已是必亡之国。以战事而言,徐国人口不足二十万,举全国之力发兵不过四万,除了投降,唯一的自保之法就是死守堰都城。那徐偃经营堰都城十年,号称天下第二都,城高池险,储备充足,如果死守,运气顶了天,只怕还能求得城下之盟。可是杜宇和司城荡意储却弃坚城而出,冒着被合围的风险在野外与王军交战,为什么?”

这话,连高国仲也问住了。这个问题在王军大营的会议中也讨论过多次,连执政周公在内,人人都拿捏不住,议来议去,只能以“必有阴谋”四字概括之。伯将这么问出来,似乎竟然有了答案,高国仲不禁站起身来,背着手踱了几步,这才指着伯将道:“说——说说看。”

伯将站起来,欠身道:“是!末将有一个猜测,那就是,司城荡意储把姑麓山防御当作疑兵之计,就如同他在妙峰坡上布下的阵势,其实一捅就破。这样做的目的,就是为堰都城拖延时间。想必此刻堰都城中,必有重大阴谋,而且必然耗费弥时。为着徐国存亡计,竟然不得不先有杜宇死守夏泉关,后有荡意储亲赴前线,故布疑阵,以他威震天下的名头,吸引全部进攻徐国的主力——这是其一。”他见陶卢定还要开口,马上加重语气,道,“其二,既是疑阵,疑者,诡也,必为虚幻之物。荡意储绝对不会把徐国的主力耗尽在这里,他还要守城,没有了军队,堰都变成空城,什么阴谋也没有用。他一定已经知道,自己已处于两路大军的夹击之中,因此,一旦正式交战,荡意储必然立刻收缩防御。末将担心的就是他完全放弃抵抗,一触